



漫錄卷之七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子緯校梓

唐高祖至玄宗

唐高祖起兵先詐為勅書發大原西河鴈門馬
邑民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期歲暮集涿郡擊
高麗於是人情洶洶莫不思亂此伍被教淮南
之謀也又高祖起兵時突厥入寇晉陽部將戰

死城中洵懼乃夜遣軍潛出城旦則張旗鳴鼓
從他道入如援兵狀突厥疑之留二日而去此
董卓入洛陽之計也古人識見畧同或求古人
已試之畧徃徃可以集事此其驗也唐祖稱臣
突厥不為資其士馬也蓋恐劉武周引之乘虛
入晉陽故以此縻之得從容入關無內顧耳方
突厥送馬千匹互市高祖擇其善者止市其半
將士請以私錢市其餘馬高祖曰虜饒馬而貪
利其來將不止恐汝不能市也及命劉文静

兵突厥私謂之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
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為邊患聊
欲借之以為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觀
其舉措突厥固在股掌上矣豈如石晉所為然
至於稱臣則不可也

唐初諸雄惟李密大有識畧其所驅策皆一時
豪傑如單雄信程知節徐世勣秦叔寶之流勇
冠三軍而房玄齡魏徵之流為之居中謀畫又
其行軍部分嚴整凡號令士卒雖盛夏皆如背

言史記金 卷二十一
負雪霜躬服儉素所得金寶悉頒賜麾下固一世之雄而不能成功者其計畫失也方楊玄感之反密為之畫三策而玄感用其下以敗密三策以為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南有大海北有強胡中間一道理極艱危欲令長驅入薊絕其歸路此為上策其次欲令鼓行西入直取長安號召天下此為中策其下策乃襲東都耳玄感不從故亡不旋踵密之識畧如此使其得自用之大下可取也及其自為則又不能遠出玄感之

上何也密西據洛口東據黎陽以絕隋之咽喉固未為失筭也然上不能從柴孝和之計西據關中下不能從徐洪客之策東襲江都而徘徊洛城與世克爭一旦之命使唐公得以其間入關據圖而密事去矣豈其所用者亦下策邪玄感先從密則隋不至江都密後從孝和則唐不入關始之為人謀何其明而自畫又何踈也無乃瞬息之間形移勢敗有不能自由者邪
唐太宗之世隋氏舊臣罔不登用如蕭瑀陳叔

達帝王之後人望所歸用之是也至於宇文士
及封德彝躬為大逆裴矩逢君之惡以亡其國
此而不誅固已失刑矣又委以輔弼置在左右
使貞臣直士與之比肩不亦羞朝廷辱當世之
士邪煬帝之亡固所自致而封德彝裴矩阿緹
之罪尤不可逭及江都之役化及使德彝數煬
帝之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
士人有如此大逆而太宗猶大用之是以逆訓
天下也不聞丁公故事耶

唐兵之起也諸將勸以擁立代王高祖曰此如
掩耳盜鈴然逼於時事不得已爾及有相國九
錫之命又曰此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常非
笑又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
至誠以應天順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
禪也觀此數語真帝王之言自漢高以來無此
器度太宗不及也惜其時佐命諸臣無王佐之
才為之夾輔故所以處此者未善耳誠知夏商
之末不可以比唐虞則從徐洪客之書聲罪致

言身法錄 卷之十
四
討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如湯武之征伐可矣而
徘徊不決卒蹈魏晉之轍豈其心亦有不忍邪
要之取天下者亦因民之耳目夏商之末固不
可同於唐虞而隋之末亦不可同於秦世何也
六國之後天下習於縱橫故漢以六國之衆伐
秦六朝之末天下習於禪代故唐以晉陽之甲
入輔不然則民之耳目不可愚也然亦難以比
德於商周矣

隋末群雄鼎沸跨有土宇盜竊名號者不可勝

數王世充據洛陽李密據河陽宇文化及由江
都而北竇建德據河北劉武周據雁門梁師都
據朔方羅藝據幽州杜伏威據淮南李子通據
江都林士弘據豫章蕭銑據江陵朱粲據襄陽
薛舉據秦隴李軌據河西大小不同然天下無
慮數十大抵皆有伯圖無隙地矣然惟唐得之者以
其先據關中有扼吭拊背之勢也群雄之中李
密竇建德蕭銑為正銑以梁室之胄恢復故疆
方之昭烈未為多讓密以公卿之子為人望所

歸其起義之迹與唐相類而名義為正至如建德真有帝王之畧其措置規模不在唐氏之下第才與勢不侔耳就三人中論之密坐失良圖徘徊岐路其敗宜矣銑即有成不過畫江而守皆非唐敵惟使建德有過人之才據形勝之地唐之為唐未可知也世安可以成敗論人哉王世充與李密戰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匿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曰已獲密矣士卒皆呼萬歲密衆遂潰此亦一奇也

李密之降唐也唐以為光祿卿有司供待謀薄朝廷又多輕之密遂怨望而去予謂高祖之處密不如漢之待黠布矣然事亦有不同者何也密非布比也布於楚漢投足勢移漢方藉以滅楚不得不先折其氣而後收其心至如密者直一楚囚耳唐徒欲除之無所資其用故先慰其心而後銷其望英主之駕馭必有以矣彼李密者唐豈不知其叛哉以為樊籠之物任其去來不出吾手耳

李密能得士心如徐世勳王伯當賈閏甫輩皆忠於所事可謂難矣第其謀畫亦未有過人者密已入長安伯當亦仕朝廷見密愛辱勸之出奔密已出長安朝廷降勅招之閏甫即勸之還朝此二人者皆非也密已入長安勢不可復出則死密已出長安勢不可復入入則死而二人之畫如此徘徊死生之際決策無人安得不敗邪

武德中幽州沙門高曇成擁衆起兵自稱大皇帝立尼靜宣為邪輸皇后改元法輪後為高開道所并此可作一咲沙門為帝尼姑為后當令何人作太子也

宇文化及之在聊城也竇建德謂其下曰吾為隋民隋為吾君今化及弒逆乃吾仇也吾不可以不討乃引兵攻聊城生禽化及先謁蕭皇后語皆稱臣素服哭場帝盡哀撫存百官然後執化及之黨集隋官而斬之予讀其事壯之建德隋之編民耳猶能仗義執言雪君父之恨唐祖

身為大臣受其茅土乃取而代之不有愧於建德邪建德每戰勝克城所得資財悉分將士身無所取妻曹氏不衣紈綺所役婢妾才十餘人及破他及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其施為規畧亦豈出唐氏之下哉然竟不能成者才不逮也嘗以為建德之才不逮項羽而德義過之即帝業不成亦草昧英雄之冠也

封德彝之降也高祖以其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尋拜內史侍

其高祖之時也即已知其諂巧矣則所謂

秘策者無論何事皆其諂巧之實而忽為悅之何其無特操也使遇漢祖直烹之身安所効其秘策邪

上奔之慕漢也劉歆為之著符命王世充之篡隋也孔穎達為之草禪儀二子皆名儒也為利害所惑以至甘心從亂故孔子之許由求惟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以升堂高弟所許僅如此臨大節而不奪亦士之所難矣經術之士必如

二子則秦人焚書恨未盡也悲夫

竇建德行事煞有過人處試舉一二如滑州刺史王軌為其奴所殺携首詣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為受之立命斬奴及其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其旁州縣亦皆望風降附光武之侯寵奴不及是也李世勣以其父被虜不得已降建德已而歸唐群臣請誅其父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也其父何罪遂赦之項羽之烹陵母不及是也第無論

其成敗英識偉度迥出群雄矣

成敗興亡之機有一言而定者此士之所以貴智也秦王圍王世克而竇建德救之合兵數十萬水陸並進其勢盛矣蕭瑀屈突通等皆以為世克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不如退保新安以乘其弊諸將皆以為然惟記室薛收曰世克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惟乏糧食為我所持建德親率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若繼之至此

兩寇合從轉河址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
偃兵無日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慎勿與
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皋以逸待勞決可克
也建德既破世克自下不過兩旬二主就縛矣
秦王從之已而建德世克一舉而敗秦王振旅
長安面縛二主功名之盛振古所無皆薛收一
言之力也當時謀臣猛將布列如雲而成敗之
機決於書生一言故知天下有識之士與披堅
執銳者功相萬也雖然奇謀深識何處不有顧
用否何如耳建德迫於虎牢兵不得進其妻曹
氏勸令棄唐之虛自滏口北進以取汾晉又因
突厥西抄關中唐必旋師自救洛陽之圍何憂
不解建德不能從而敗此孫子救趙之策建德
能用之未必無救於世克之亡而可以成建德
之業不惟免於敗而已秦王能用一書生之言
而二國為禽建德不能用一婦人之言而一敗
塗地謀之所係大也

唐初諸臣以房杜為冠冕今觀杜如晦一事於

君子之道有未純者如晦叔父杜淹事王世充素與如晦兄弟不協嘗譖如晦兄殺之又囚其弟楚客幾死楚客曾無怨色及洛陽平杜淹當死楚客涕泣請如晦救之如晦不從楚客曰向者叔已殺兄今兄又殺叔一門之內相殘而盡豈不痛哉欲自剄如晦乃為之請淹得免死楚客可謂仁矣如晦以盛世名卿比迹蕭曹而不能容其叔父其於大臣之風何如也以此佐太宗能使禁門蹀血不見於武德時邪故中山之

相必取放麀良有以矣

唐祖開國自入關之維西克薛舉杜平武

并鄭夏皆秦王之功也今於江南數州荆楚秦

廣則蕭銑所據江涪吳越則杜伏威所據於天

下居半也然皆李靖所平靖先從巴蜀平銑南

定交廣及杜伏威入朝而輔公祐反其地靖又

往平之故自大江以南巴蜀荆楚吳越交廣皆

靖所撫定也當時諸將如尉遲叔寶知節世勳

皆從太宗征戰策敵制勝決於太宗諸將稟成

而已惟靖專師別將平定數十州方之漢初則
淮陰侯之已事也直難易差不同耳

蕭銑仁君也方江陵受圍謂其群下曰天不祚
梁不可復支矣若必待力屈則百姓受惠奈何
以我一人之故使百姓陷於塗炭即下令開門
出降帥群臣詣軍門曰當死者惟銑耳百姓無
罪願無殺掠予讀其事悲之假使守承平之業
足為令主力屈勢窮以至於敗猶有仁者之言
唐祖不能優禮而殺之鄙市誠何心哉

馮氏世掌交州歷事梁陳隋唐忠貞不二皆洗
夫人主之也夫人之子馮盎繼掌州事值唐初
興或說盎曰唐始定中原未幾及遠公所領二
十州地廣於趙佗宜自王南越盎曰吾家居此
五世矣為牧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懼不
克負荷為先人羞敢効趙佗自王一方乎遂以
嶺南內附夫有尉佗之勢而不為王越之謀此
盎之忠且智也然亦可以見唐之威德過於漢
初矣

唐太宗以建成之釁父子之間頗不相中史臣承望風旨一切愚暗可咲之事皆歸之高祖其父子君臣不明大義如此姑舉一二事如云劉黑闥重反隱太子討平之高祖將使唐儉往盡殺其黨以空山東男女十五以上皆坑之小弱及嬖女總驅入關以實京邑太宗諫曰惟德動天惟恩容衆山東人物之所河北蚕綿之鄉今一旦見其反覆盡戮無辜恐以殺不能止亂非行吊伐之道其事遂寢又云或說上曰突厥屢

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高祖從之令行視樊鄧之間將徙都焉建城元吉皆贊成其策太宗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聖武龍興光宅中夏柰倚以胡寇擾亂遽遷都以避之為百世咲乎願假臣數年之期請保頡利之頸致之闕下高祖乃止史臣記此二事以高祖為何如主裁徒欲歸美太宗不暇為高祖地如果有此則高祖乃一愚樸無知之人耳即以之守成尚不

言身法金 卷之七
可保况能以一旅之師平定天下邪高祖之才
雖不及太宗而其器度汪洋驅策豪傑尚出太
宗之上未可以為愚暗也太宗欲自擅開創之
功故善則歸已史臣欲成就太宗之志故過則
歸親君臣父子之間不相顧藉如此綱常掃地
盡矣而欲貽謨後世比三代之隆其可得乎

建成之死非太宗殺之也高祖殺之也何也唐
之天下太宗所取也建成元吉雖統兵畧地不
為無功比之太宗何啻霄壤且太宗之為人高
祖所知也其父之不容何有於兄弟然則建成
之不終不待智者而策矣高祖誠欲全之封之
大國奪之兵權可也建成誠欲自全力辭潛邸
退就藩維可也而高祖不思居然以太宗百戰
之士付之建成使太宗負不賞之功處危疑之
地非事理矣夫太宗能身經百戰闢地萬里以
予其兄則誠賢也能身經百戰闢地萬里而自
處於必死之地邪非人情矣故曰高祖殺之也
然則太宗是邪曰是何言與逼父殺兄以有天

下場帝之後亡者邪

語曰伐國不問仁人當太宗將殺建成府朝官僚腹心如房杜長孫瓜牙如秦程尉遲皆日夜後史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世勳世勳辭然太宗不重諸公而重此兩人非其良心亦有不泯者邪夫天性之愛人之所不能泯也直為利害所迫至於滅絕天理而其心未嘗不有知也當此之時以事勢動之雖投其欲事定而疑者有焉以情義動之雖拂其志事定而思者有焉然則吳衛二公何以不諫曰不可諫也勢已成矣諫而止之使太宗就死地二公亦不為也

司馬公謂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予謂非也煬帝好諛矩以諛佞之太宗好諫矩以諫佞之邪正不同而趣世取罷其佞一也嗟夫論人者當求其心耳頡頏頡頏世資陰陽人主與俱上下即批鱗折檻之直可勉為也不亦沈屈原之魄而結萋弘之舌邪

夫賞慶刑威帝王御世之大柄也故有功必賞有罪必刑然功而有罪則有議功之典貴而有罪則有議貴之法未有曲為遷就以賞為辱者也漢文帝之愧張武唐太宗之愧長孫順德失刑賞矣張武誠故舊有功也以功議之順德誠貴而親也以親議之法雖不行而愧在其中矣柰何以賞辱之太宗曰彼有人性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此非御下之言也夫匪頒之典人臣之至榮也而令以為辱則人主所以榮辱天下之具無乃清乎夫天下之頑鈍無恥至於大辟禁之猶不能止今詈以禽獸而槩不之殺則事有大於受賂者亦將甘心於禽獸而免刀鋸之刑矣人主將何以操天下之命邪太宗他日曰人主即出一言何可容易此言易也

唐初幽州都督王君廓在州多不法及徵入朝長史李道玄房玄齡從甥也憑君廓附書君廓竊發之不識草書疑其告已罪行至渭南殺驛

吏而叛將奔突厥為野人所殺不識字之害至於殺身草書之禍至於殺人皆可嘆也然君廓武人不惟不識字亦大不解事豈有道玄欲告其罪而附書於已者後已不識字世間豈更無識草書者何不令其一辨而在送死邪

突厥頡利在唐初時控弦百萬雄據北羌高祖嘗稱臣事之矣太宗即位未幾而俘之闕下使帶刀宿衛舉國為臣信不世之功也然豈盡唐之兵威能制其死蓋有幾焉突利可汗者頡利

之姪也建牙幽州之北部衆多叛及討回紇薛延陀其兵又敗頡利怒而禱之突利遂降中國而頡利勢弱矣夫頡利之兵不少于冒頓而漢高之勢不弱於唐初然而桀驁於彼臣伏於此者冒頓之國全而頡利之勢分也故弱虜者必先携其黨黨携則其勢孤而制勝在我矣

裴寂劉文靜才畧雖有高下然首創大謀以啓唐室則皆一代元勳乃不得與於凌烟之列何也寂本高祖所厚而太宗忌之文靜本太宗所

厚而高祖忌之故文靜竄於武德之末而寂逐於貞觀之初嗟夫亦太甚矣太宗逐寂以為武德之際賄賂公行紀綱紊亂罪皆由寂是明以上皇為失政也受禪之初即為是言令高祖聞之何以為心所謂不改父之臣者邪以此而行仁義令萬世之後皆目不知書而後可耳

漢祖唐宗皆有未央上壽之儀其事若合符節高祖自誇其功以為孰與仲多上皇亦喜太宗以胡越一家皆上皇所教非其智力所及上皇

亦喜世之論者未有多太宗之遜而左高祖之誇者也予獨以為不然父子至情要觀其真不必論其詞漢祖詞雖撲倨而情意甚真有以天下悅親之意太宗詞雖遜避乃是曲為是語以慰安上皇之心耳蓋太宗授受之際父子之恩幾不兩全幸而彌縫不至於敗故以四夷入臣歸功高祖如人臣所云此皆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非所以施之父子也父子家庭藹然相與不言而喻如嬰兒之在乳抱無一毫文飾乃

是天性何至作賓主揖讓之語而相媚說不已
薄乎若高祖之對上皇猶嬰兒在膝前語也此
為真矣故吾以兩未央之辭高祖為厚太宗為
薄故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夷狄中往往有忠義之性如漢之金日磾唐之
執失思力契苾何力是也何力既破吐谷渾而
薛萬均奪其功太宗欲解萬均之官以授何力
何力固辭曰陛下以臣之故解萬均官群胡無
知以為陛下重胡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上
善之而止此即日磾辭顧命語也可謂有士人
之風矣

唐太宗臣服四夷胡越一家四夷酋長半入環
衛升遐之日皆痛哭翦髮墮面割耳流血洒地
那史苾契之流至欲殺身殉葬朝廷遣使敦諭
乃止山陵畢日蠻夷君長為所禽服者十四人
琢石為儀列于址司馬門內威德之盛上古帝
王所未有也

高宗即位長孫無忌以元舅輔政一日上謂宰

言身法錄 卷之七
相曰聞所在官司行事猶互觀顏面多不盡法
無忌對曰此豈敢言無然肆情曲法實所不敢
至於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不能免此大臣
之言也天下流弊有必不可革者只當實告人
主使知臣下情狀就中挽回方易為力若於用
人行政私徇人情公為阿比及至人主之前乃
以一段公道言語裝飾門面以塗人主耳目此
於勿欺之義不亦遠乎三代以下當事之臣多
以此為成局有能如無忌數語者未多得也

太宗子吳王恪母隋煬帝女也有文武才太宗
以為類已欲立為太子長孫無忌固諫而止由
是與無忌相惡高宗即位無忌以恪名望素高
為輿情所向欲因事誅之以絕衆望會房遺愛
謀逆引恪同謀遂與荆王元景同賜自盡此無
忌之謀也高陽公主宣淫敗紀與夫兄爭財互
相結納遺愛夫婦自應誅薛萬徹柴令武皆與
遺愛同謀欲奉荆王元景此其於法均不可宥
然出夫兄遺直之評其情未必可信議親議功

之典猶當有三宥焉至於吳王恪者與此絕無相涉而誘遺愛引之并致重典不亦冤邪無忌以元勳國戚受遺輔政正當平心順理以遏亂萌而於嗣君即位之初即殺一叔一兄二同產姊妹流功臣道宗及同產一弟豈有綱紀哉無忌之除恪固為身謀亦為高宗地也若以帝為已甥可以常保富貴矣武氏之搆釁流竄族誅豈伊異人乃其甥也恪臨刑罵曰長孫無忌竊弄威權戕害良善宗社有靈當族滅不久而敗

武氏之得請於帝邪無忌之得罪宗廟不待於武氏矣

武氏之立雖由李義府許敬宗發端其實成於無忌決於李勣也方高宗有廢立之志與武氏幸無忌第酣飲極歡復載金寶錦帛十車以賜無忌上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風無忌無忌對以他語竟未順旨及聞敬宗之勸厲色叱之使其能守此志始終不渝事未可知也及韓瑗來濟遂良涕泣極諫叩頭流血當此之時無忌竟

無一語則已拱手而受成矣他日李勣入見上
問之曰朕欲立武氏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
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
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勣之罪不容誅矣
然使無忌能守素心一助諸臣力諫高宗之悔
沮必有甚於憚遂良者柰何以身家之念忘社
稷之圖自以為無患子孫可保也豈知武乃憾
其不助復為敬宗所捕不保其身至於李勣者
不忍負李密而忍於負太宗吾不知其何如人
矣與義府敬宗同服上刑可也

漢惠帝時城長安作十日而畢唐高宗時在雍
州四萬一千人築長安外郭三旬而畢何其省
且速也

高宗寵蕭淑妃王后疾之聞上幸尼寺見武氏
而泣陰令長髮勸上納之將以間蕭妃之寵也
武氏得志反譖后妃使之骨碎而死后之所為
間蕭妃者乃自為殺身地耳此為可愚婦之戒
也

唐鄂公尉遲恭晚歲閒居學延年術修飾池臺
奏清商樂以自奉養不復通賓客宋韓蘄王世
忠謝事家居常乘驢遊西湖上二君可謂善保
功名者矣

嗟夫彼婦之口可以死敗聖人之言豈不深哉
長孫無忌元勳元舅也而誣以大逆謫死褚遂
良顧命大臣也而死於謫所柳奭韓瑗卿相大
臣也而刑于謫所皆為一武氏耳武氏之惡而
以許敬宗為之羽翼故諸賢之及於禍其慘如

此小人之使為國家可以為寒心哉此時保全
爵位惟有世勳一人作何顏面而不愧死彼遂
良等死自其分爾無忌觀望首鼠坐受其成特
以不肯力助亦不免於死則何如與遂良同諫
猶有令名耶來濟出為庭州刺史突厥入寇赴
敵而死亦知不免爾

唐高宗席文皇之餘烈物力雄鉅一時將相大
臣四夷降將如裴行儉劉仁軌蘇定方契苾何
力之流皆負絕人之材故能鞭撻四夷廓地萬

里東則平百濟定新羅伸威高麗立安東都護府於平壤西則平突厥十姓招大食波斯十六國立安西都護府於龜茲北則置瀚海都護於回紇以統磧北州府置雲中都護府於雲中以統磧南州府幅員之廣幾於混一自五帝初制以來未始有也雖其已成之業雄才大畧亦可以謂能守堂構者矣制於一嬖幾至亡國女戎固難御哉

劉仁軌既定百濟留鎮日久兵士困敝廷遣劉

仁愿將兵渡海以代舊戍敕仁軌率之以還仁軌以夷新服衆心未安願且留鎮撫仁愿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奉勅豈敢擅有所為仁軌曰人臣苟利于國知無不為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自留鎮海東有詔許之此即趙充國遣开豪之意也人臣為國大計不計私圖若此者可以法矣彼智巧之士惟知利己不耳豈暇為國謀哉

天下之亂有將成未成之機欲制其萌惟當俟
間而動不可輕有所試以發其機發而不可制
則權首將受其咎而大亂遂成上官儀之謀廢
武后是也高宗以武后專恣不勝其忿密召上
官儀與議儀即勸上廢之左右奔告於后后遽
詰上自訴詔草猶在上所上羞縮不忍恐其怨
怒因詔之曰我初無是心皆上官儀教我后遂
使許敬宗誣奏儀等與故太子忠謀反因族儀
并殺太子自是天下大權悉歸中宮而高宗
遂為所制矣范曄入秦三見秦王先言外事以
防竊聽而後言穰侯太后之專誠以人主孤立
難於微言故也豈有立談之間即為草詔而不
防左右之聽者終而不廢以國隨之故有以也
故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
則害成此不但不密抑妄發矣

高宗東封泰山從駕文武器仗數百里不絕列
營置幕彌亘原野四夷君長各帥其屬扈從穹
廬毛毳牛羊駝馬填咽道路此唐宗極盛時也

漢武東封後四夷君長大都多人則過以覽示
漢家富盛人主侈心豪舉簸蕩世界數千年中
如此景象不過一二盛衰之故亦足以觀矣
一代之氣正如四時開朔守成之主恭已節約
輕刑薄斂以滋育培養元氣盎然如漢之文景
唐之貞觀宋之藝祖太宗於時春也物力既盛
文明日侈人主撫盈成之樂享熙洽之庥於是
務為張皇豫大以明太平於是封禪禱祠上木
征伐之役窮奢極欲盡發天地之藏以耀耳目
如漢之武帝唐之高宗宋之真宗徽宗於時夏
也文明既盛物力亦訕乃始補苴衰益制節謹
度以名法剋桟收拾煨燼漸近斂藏如漢之宣
帝唐之憲宗於時秋也浩蕩之後骨髓既空剋
桟之餘元和亦損於是上下蕭條公私匱訕朝
有好利之政人無樂生之心如漢唐之末於時
冬也此皆天地自然之氣默移密運而人事之
得失從之至於斡旋化機消息氣運在聖賢豪
傑必有參贊之機而天運亦有可回者矣

高宗東封行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謂之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退語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吾見德玄不能對心實羞之德玄聞之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以其言為善德玄之寡陋誠不能無愧至以不強對為能其言甚正敬宗輸一籌矣且夫對者有盡而不對者無窮也少府監裴匪舒善營利奏賣苑中馬糞歲得錢二十萬緡高宗以問宰相劉仁軌對曰利則厚矣恐後代稱唐為賣馬糞非喜加名也乃止嘗謂善為國家者固當惜財節用然亦有大體後世營利之臣筭及刀錐而不顧國家之體如賣馬糞之類者亦不知其幾也

突厥以薛仁貴流死象州帥衆入寇及仁貴免胄示面乃下馬列拜遂巡引去回紇以郭子儀已死入犯渭橋及子儀單騎往諭下馬羅拜而退可見文武大臣立功絕域為敵人所服者慎

不可輕為罷徙以快敵心蓋國之重輕係於觀望故也文法之吏喜以三尺繩人剋桷之流好以微瑕指摘徃徃折長城於萬里摧隆棟於夏屋而國亦隨之古今若此衆矣可為短氣

光宅元年路元睿為廣州都督有商舶至僚屬侵漁不已商胡訴於元睿元睿索枷欲繫治之群胡怒有袖劔直登廳事殺元睿及左右十餘人而去登舟入海追之不及此可為邊吏侵牟之戒中國之御夷狄惟恩惟信可以伸威平時吏士侵漁上不能禁使其積忿在心卒有不逞所損多矣

裴炎當高宗之世文致故太子賢誣以大逆及中宗即位實與廢立之謀至勒兵入宮過亭下毀武后之勢不可嚮邇炎有力焉武后欲追王其祖炎乃力諫以吕氏為比敬業兵起又勸返政睿宗遂為武后所殺何前佞而后忠也豈見中宗之昏真以為可廢而欲以霍光自處耶抑不知武墾覆國之謀而以為可制耶立廟之議

炎曰事當防微杜漸此言是也殺一太子廢一
 帝如反覆手此猶不足防且杜耶與其使睿宗
 親政於太后勢成之日何如保中宗不廢于太
 后初政之年也緋衣小兒死于片火亦自焚
 垂拱中朝士有左遷諸宰相自訴者內史蹇味
 道曰此太后處分執政劉禕之曰緣坐改官由
 臣下奏請太后聞之貶味道而遷禕之君臣同
 體豈得歸惡於君引善自取乎此可以為後世
 柄臣戒矣在禮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人臣之義

也後世柄事之臣以德自任以怨歸君遞相沿
 習遂為成套使人主覺之其不為味道之謫者
 幾希矣

武后以徐敬業之亂欲開告密之門周知外事
 魚保宗上書請鑄銅為匱以受天下密奏太后
 善之未幾其怨家投匱告保宗為徐敬業作刀
 車弓弩殺傷官軍遂代誅然告密之令自是盛
 行而來周索候之徒用事矣保宗以一言啟武
 后殺機禍及海內而先事受誅曾不旋踵天道

好旋不俟終日慘覈之徒可以寒心矣

索元禮來俊臣設為訊囚酷法至於泥耳籠頭
枷研楔轂相膺籤爪懸髮薰耳其名有定百爪
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號又有鳳凰
展翅驢駒拔橛仙人敲果玉女登梯等名古有
炮烙之刑不及是也此時殺人如麻流血成澤
公卿大臣朝不保夕陳正字子昂屢疏切諫疏
並千言武后雖不肯聽亦無以罪也子昂當武
后之朝數有獻替詞婉意切以則天之嚆多所
容納魏徵之後一人而已使其得至大位處私
公之權必有轉旋乾坤之功可謂有唐一代人
豪矣感遇諸詩英風正氣溢於辭表非雕章繪
句者所能得其萬一

武后所用酷吏周興來俊臣之後又得侯思正
王弘義二人皆市井無賴以告密拔擢立至通
顯所夷戮誅滅備極慘毒後古所未聞也而司
法之官乃有徐有功執法平反不阿上旨前後
全活數十百家武后雖好殺知其正直敬憚之

時論有方之張釋之者潘好禮曰釋之所行甚
易公所行甚難此確論也其時司刑丞李日知
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日知不可徃
復數四元禮怒曰元禮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
理日知曰日知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竟以
兩狀列上日知果直若日知者不獨司法之平
亦可為大臣任事者之戒矣

侯思正賣餅兒也以告密進用求為御史武后
曰卿不識字豈堪御史對曰獬豸何嘗識字
能觸邪耳武后悅其言即以為御史此何等世
界也如思正者雄虺雕虎殺人吮血比於觸邪
之獸不亦左乎

武后之霍即石虎苻生不如是也無論宗室大
臣駢首就戮即自殺子孫如刈草菅佛家所謂
宿世孽也許王素節徵詣行在道聞遭喪哭者
曰病死何可得乃更哭耶素節與澤王上金皆
高宗子也為武氏所殺及其諸子而故太子賢
乃武氏所生既已先受屠戮又鞭殺其二子而

唐之宗室幾無噍類矣天地何心鍾此不仁之氣使之毒痛天下如此

傳遊稅請武后革命遂拜宰相暮年之中歷衣青綠緋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不及一年而誅宗楚客亦以潛勸革命進位宰相不及一月而竄豈武曩雄黠亦有斬丁公之意邪抑志得而誅也

武后時有高麗泉獻誠及薛延陀之種薛咄摩皆在宿衛太后嘗出金寶選宿衛善射者五人賭之獻誠第一以讓咄摩咄摩復讓獻誠乃奏言陛下令選善射者今多非漢官竊恐四夷輕漢請停此射武后善而從之此即金日磾不受頽命之意也夷狄之豪不惟忠勇過人且有識畧如此中華士類不及者多矣

武后用事酷吏如周興來俊臣索元禮之類所夷滅各數千家已而皆為武后所殺徐有功杜景儉輩以平恕存心所全活亦數十百家已而竟免於禍何武曩之誅賞違其所好如此蓋天

道也士君子行已當官若有定見定守即當苛政之世濟之以寬不惟保全民命陰隲弘多即於祿位身家未必有損而世有殺人以媚人如恐或後者亦未思禍福之有定耳

武后操誅賞之柄以籠絡天下故嘗有不測之恩威鼓舞一世所嘗親信一不稱職輒加刑戮不少顧惜至乃危言切諫或以誹謗上聞徃徃優容終無所問故能駕御一世莫敢誰何當時英賢亦樂為之用使在丈夫漢武之流也

李昭德非正人也然其友周為唐之功臣不在狄仁傑下世未之察爾方武后盛時朝士使洛陽人王慶之率衆數百上表請立武承嗣為太子宰相岑長倩輔格元固稱不可皆為武后所誅一日王慶之忤旨命昭德典杖昭德引示朝臣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即撲殺之因言於太后曰天皇陛下之夫皇嗣陛下之子陛下身有天下當傳之子孫為萬世業豈得以此姪為嗣乎自古未有姪為天子而為姑立廟者也武

后亦以為然已而又論諸武之權太重武后曰
吾姪也故委以腹心昭德曰姪之於姑何如子
之於父子猶有慕弑其父者况姪乎承嗣為親
王宰相權侔人主臣惡陛下不得久安天位也
太后矍然曰朕未之慮於是承嗣攸寧並罷政
事而武后於廢立之計遲回不決以至反正昭
德有力焉仁傑之言在武后将衰之日昭德之
諫在武后方盛之時其難易不同何帝倍蓰世
徒知稱仁傑而不及昭德豈以其人地之不同
耶抑仁傑收其成功為人所睹記也

宰相樂思晦為武后所誅男未十歲沒入司農
已而來俊臣等羅織狀仁傑等七人誣以謀反
樂氏小男上變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父已死
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所弄陛下不信
臣言擇朝臣忠清陛下所信任者為反狀以付
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寤乃召仁傑問其
情實具得俊臣之詐於是出此七族樂氏小兒
之功與外黃舍人兒相類可謂出群之俊而史

不著其名及後所成就殊可惜也然此而不為其父訟寃効死而為諸公上變所處有未當者視本朝鄧氏兒十二歲上書訟父者似不及矣

武后屠戮朝臣如刈草菅所誅宗室數百大臣數百家一有株連動至赤族而禁天下屠宰及捕魚蝦何其不仁於人而仁於物也豈佛氏之教禁宰牲而不禁殺人邪

突厥默發作亂武后以僧懷義為大將以李昭德蘇味道為長史司馬以僧為將而以宰相為叅佐此何典也昭德極諫默定唐室其動節氣魄豈一時所及及與懷義論事為其所撻惶惧請罪能抗武后而不敢迂懷義何也史稱昭德恃太后委遇頗顯權使氣人多疾之後為丘情所論至云臣觀其瞻乃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遂為太后所逐以此知昭德乃機警雄黠之士徒恃武后之寵敢以進言宜其不敢與懷義迂也

太后時箕州刺史劉思禮以相士張景藏稱其

當貴遂陰結朝士謀為不軌為吉頊所告太后使武懿宗推之風令廣引朝士許免其死於是引平章李元素孫元亨等凡三十六家皆海內名士同時族誅武后羅織之慘以此為常而禍端所起由思禮信相人之術以至此也巫卜之流禍能赤人族如此在治世也誠不能覺彼當昏闇之朝可不以為戒哉

神功元年用突厥默啜為可汗默啜求六州降戶並穀種繒帛農器鐵宰相李嶠以為不可姚暉揚再思固請與之乃悉驅六州降戶以與默啜並給穀種四萬斛雜絲五百段費三千鐵四萬斤而默啜從此益彊矣謀臣若此不亦險哉

石車騎之禍起於綠珠喬左司之族階於碧玉孫秀武承嗣者以漁色而族人一何慘也而尤物之害至於如此亦可畏矣故曰甚美必有甚惡然綠珠墜樓碧玉墜井亦不負二子之死也武后時有朱前路者上書云臣夢陛下壽滿八

百即拜拾遺他日又言臣夢陛下髮白再玄齒
落更生即遷駕部郎中他日又言聞嵩山呼萬
歲即賜緋魚袋一時士類無不見戲至於如此
以武嬰之黠豈不洞其欺罔而甘心為所給弄
好諛之弊也

武后時宰相王及善因事忤旨給假月餘武后
不問及善歎曰豈有中書令而天子可一月不
見乎乃上疏求去武后深雪之朝及善庸猥之
相猶以一月不見為曠然則時當聖明位列丞
弼乃至經年累歲不得一覲天顏求之於古蓋
所未聞不亦殆哉

周興來俊臣既誅武后一日謂侍臣曰向者周
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中間疑
其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自承服
朕遂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
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姚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
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
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所問者若有

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賴天啟聖心興等伏
誅臣以百口為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若
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悅曰向
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
言深合朕心此與田千秋悟主之功同皆會其
氣竭理極之時故一言而喻也氣竭則已有悔
心理極則適及其數所謂為於可為之時也然
觀向時宰相順成其事之語則毒害之罪亦不
顯在人主蓋昏暴嗜殺之人固出天性然其中

必真有一段疑惡之心以為罪在不赦而後甘
心殺之未有明知其無罪而故以殺人為美者
使為人臣者因其明之所在而釋其心之所疑
使其洞然曉悟未必無所救正徒以身家之念
結於心禍福之形搖於外視主德世道以為無
可奈何以媮旦夕之安者此害主之罪人也豈
惟非事君之義亦非保身之道

高宗將立武氏為后訪之李勣勣曰此陛下家
事何必問外人玄宗入武惠妃之譖廢太子問

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二人
事雖不同其諛一也武后将立武承嗣為太子
謂狄仁傑曰此朕家事卿勿與知仁傑曰王者
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妾何者不為陛
下家事及德宗欲易太子李泌固爭上曰此朕
家事何與於卿而固爭如此泌對曰天子以四
海為家今臣獨任宰相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
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橫而不得言臣罪大矣
德宗乃悟而止只此數語忠佞邪正了然可辨

而與邦喪邦之機亦在此矣林甫何足道可謂
英公元勳作如此語

廬陵反正狄公之功為最而吉頊亦有力烏頊
與二張同為控鶴監供奉與之親狎從容陳說
禍福使求自全二張恐懼流涕問計乃使勸立
廬陵以係天下之望二張以為然承問屢為武
后言之武后知其謀出於頊召使問狀復為太
后具陳利害太后意乃定耳有梁公之正直不
阿明析其謀於外有二嬖之從容悲懇陰回其

志於內蓋相資而並用者也事無大小必有機括萬石之弩發於方寸之機六馬之駕轉於一車之轂世徒見其迅而不知其所由也必欲明爭顯諛以移其情之甚愛強持力挽以回其勢之已成事不可言矣

廬陵反正之舉事亦難處睿宗中宗皆武后子也中宗先立黜為廬陵睿宗後立降為皇嗣皆故君也以長以先當奉廬陵而睿宗見在儲宮於地為近作何從違世傳梁公召還廬陵本以

強李氏抑諸武爾吉頊二張勸立廬陵以自為功此或有之野史小說多不可信闕疑可也

宗楚客兄弟在位贓賄鉅萬第舍過度及被誅竄太平公主觀其第舍嘆曰見其居處吾輩已虛生耳太平之權其居處華侈不知何似而猶羨楚客之第不知宗氏之侈又作何狀宜其及也

武氏之亂唐也王侯卿相以下或俛首受爵希旦暮之榮或吞聲就戮甘屠剗之慘二十年矣

其後以忠誠悟主反周為唐惟狄公一人而已
至於寵嬖之臣如李昭德吉頊乘間進言不為
無助而未敢正言以攻之也蘇安恒以一介布
衣上疏極諫其聲罪之辭如云陛下貪其實位
而忘母子深恩將何聖顏以見唐家宗廟將何
詰命以謁大帝墳陵何故日夜積憂不知鐘鳴
漏盡云云又云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爭鋒
於朱雀門內問鼎於大明殿前陛下何以謝之
即賓王一檄無以過之而武后無以罪也殺戮

王公如屠犬羊而甘心於一夫之言受而不拒
何哉馳騁既倦志意已消天性漸萌悔心已動
將隕之葉聞飄風而零已墜之泣聽琴聲而落
爾然以元勳舊老布列盈庭不如一介布衣為
國舒憤唐之士類裂冠毀冕可矣

張昌宗初逼張說使證魏元忠謀反說不肯從
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反武后問其狀對曰
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位
非反而何此一咲柄也伊周遇武后之朝尚遭

羅織誣以大逆况其他乎

武后欲稅天下僧尼復作大像李嶠上疏以為天下編氓孱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人神胥悅功德無窮方作過後因緣豈如見在果報張廷珪上疏以為臣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南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為太后為之罷役二公之言其於挽回匡正甚為得法傳奕韓愈雖崇正論其於感寤人主不能及此可謂崇正闢邪之方矣然武后稅僧尼造像亦自有見後世奉佛皆為僧尼居積今以僧尼所有取而供佛彼亦無辭

姚崇宋璟以相業齊名而其人品相去遠甚璟剛方正直百折不撓而崇以智數押闔尚世取舍非剛強人也廬陵及正崇既嘗與謀及武后遷上陽宮崇獨嗚咽流涕不忍舊主遂為五王所逐已而韋后用事五王竄誅朝士波及多不獲免而崇獨不被其禍此其求逐之意也五王

雖誅二張武氏之族盤結如故重以中宗之昏
韋氏之縱蓋知五王之必敗矣不早自貳安滯
為其所逐而免於株連哉陳平聞高祖之喪疾
馳入臨侍中不出其智與此相類而形迹相反
故若姚公者才思智畧亦尸牖之流亞歟

武后之逝也魏元忠為宰相武三思憚其忠直
矯太后遺制慰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
感咽流涕見者曰事去矣大臣當國家多難身
係安危如有意外之寵必不可受何者人主視

其從違受之則必至曲從天下以此覘其重輕
受之則無所倚重區區一日之寵何所損益於
身而坐失天下之望以至危國如此已而韋后
專政宣淫敗紀元忠與時俯仰不復強諫竟為
宗楚客所搆至於謫死則何益矣政使無所損
益且不可為柰何忘巴徇時反以取禍不亦愚
而可憐耶

武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民間
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與我善者即

言身法金 卷之七
為善人與我惡者即為惡人爾此病狂之言也
然以此意推之世間好惡有不為三思者幾何
愛而不知其惡即謂之善人可也惡而不知其
善即謂之惡人可也愛之欲其生何但謂之善
人惡之欲其死何止謂之惡人好惡之於人有
豪傑之士所不能免者區區奸寵小人復何足
道彼但肯訟言爾

天下之事有形本相似而順逆成敗分於毫芒
者不可不察也武韋之亂法所必裁然中宗以
五王反正而天下以為功重俊以衛士叩閣而
天下以為罪順逆不同也武氏革命改物毒痛
四海義與廟絕五王之舉是以唐攻周也可不
謂之功韋氏之罪雖不容誅然其時中宗在御
大物未改重俊之舉是以子攻父也可不謂之
罪乎李多祚武人也徒知前日之舉出於忠義
而不知後來之事陷於亂賊所謂以善為之而
不知其義者亦可惜矣故孔子稱其弟子但曰
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豈以升堂之賢許之若此

讀史漫錄 卷之七
良以疑似之間毫釐難辨順逆之迹間不容髮
君子處世認理要真一有錯誤便是人鬼關頭
可不畏哉

唐室之亂自春秋列國以來未有其比也武德
之末太宗殺建成於禁苑而高祖內禪神龍之
初中宗以五王反正而武后遷宮玄宗一誅韋
氏而殤帝遜位再誅太平而睿宗還政授受之
際皆以臣子稱兵迫脅君父至於喋血禁門飛
矢御幄此何時哉中宗之舉名義為正而亦未

得其力玄宗之舉功績為高而亦不免於篡至
若重俊以子而攻父韋后以妻而誅夫安樂以
女而謀位太平以妹而制兄茫茫宇宙化為夷
狄矣何三綱九疇之有

唐時公主驕奢以太平安樂為最安樂當韋氏
之世與上官賀婁諸姬依勢用事宰相以下多
出其門第舍之侈盛於宮掖太平當睿宗之朝
與上圖議大政坐語移時或時不朝謁則宰相
就第浴之宰相奏事上輒問與太平議否此何

等政體也太平之才遠過安樂且有誅韋氏之
功若安樂者直一淫縱女子爾武后二子如中
宗睿宗皆庸主也惟太平沉敏多權畧有阿母
風使為男兒必不肯如廬陵皇嗣俛首竄伏坐
視社稷之傾而武后不至革命矣柰何以傾城
之哲助妖牝之勢卒以謀逆身死天生一種妖
氛止足自殺其身而已

中宗韋后為樂之方自古未有如與韋后微行
觀燈則縱宮女數千出遊多不歸者如御梨園
毬場命大臣拋毬及分棚拔河宰相韋巨源唐
休璟年皆八十隨戲蹈地久不能興如幸玄武
門令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賈與之交易因為
忿爭言辭褻慢帝妃主臨觀為樂如此不可枚
舉韋氏之淫縱毋論已不知爾時公卿大臣文
雅彬彬若為作此舉措而不汗顏庶恥盡矣
侍御史楊孚彈劾不避為權貴所毀睿宗曰鷹
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噬御史繩奸慝
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奸慝所噬矣睿

宗此語真萬世人主之法也為人主者能以此為心則忠讜之士得以伸眉吐氣為國家搏擊奸邪而媒孽之術無由入矣柰何助兔噬鷹自孤羽翼邪

唐時宰相員數極冗進退極輕其體貌亦不甚隆也自武后以降一日而罷三四相者一日而誅四五相者有其員數多者十餘少者亦不下六七又者三二年近者不及數月其輕如此宋時亦然以平章為宰相樞密叅知以下皆為執

至十餘人少亦不下六七其間進退與唐不相遠但地望稍崇體貌為尊耳夫以論道經邦之任其冗濫輕忽如此何以責輔導燮理之功而為安危寄託三代以下惟西漢及本朝為得體爾

陸象先清淨寡慾言論高簡唐之高士也崔湜私侍太平公主太平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遂兩用之此所謂薰蕕同器也湜以妾及二女私侍太子而以身先事上官後侍太平其滯

鄙無行人類所無而欲拔清流之士以掩其倖
進之迹為象先者不亦苦哉

唐初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厚食傳命
而已至中宗時嬖倖猥多宦官至千餘人然衣
緋者尚少及玄宗誅太平公主以高力士為將
軍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衣緋者遂至千
餘中葉以後人主在其掌握朝臣為其指使崇
以異王之爵付以大軍之柄迄於唐亡遂為厲
階其端由玄宗開之也玄宗徒以力士之功破

例行賞豈知其遺禍之至此哉固知婦寺之道
無非無儀與其使之有功不若使之無罪天下
之事難於作始一有變易遂為禍先予奪之權
其可易見哉

世之論相業者動以盧懷慎伴食為譏初未詳
考懷慎賢者也清謹儉素不營貲產所得俸賜
分給親舊妻子不免饑寒卒日家無餘蓄惟一
老蒼頭請自齧以辦喪彼時承濁亂之朝庶耻
道喪有如此清苦宰相乎且以伴食論之唐時

宰執官冗權分各有同異非如後世揆路權有所歸衆皆械口也欲免伴食之譏亦復何難然以姚宋之賢共佐中興之治而懷慎為之陪貳乃知同心戮力以濟太平正復伴食豈為無益哉何者同事者不肖也而曲意阿之以成其權則伴食為罪同事者賢也而虛心從之以成其美則伴食為能柰何以是少之玄宗曰吾以天下事付崇以卿坐鎮雅俗爾夫坐鎮雅俗豈無望者所能正恐不稱爾

開元中太廟七室已滿遷中宗於別廟而奉睿宗升祔非禮也七世親盡則當從遠者先祧柰何先近乎又以昭成皇后祔祀睿宗而祀肅明皇后於別殿又非禮也肅明睿宗元妃當祔而別昭成玄宗生母當別而祔是逆祀矣姚宋諸公豈其不閑於禮而因仍陋習苟且遷就何以示後也

姚宋之為相也高仲舒齊澣皆為中書舍人仲舒博通典籍而澣練習時政姚宋每坐二人以

質疑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
闕政矣此姚宋相業第一過人事也世之為政
者工謀身之念而闕憂國之心養居尊之體而
忘下問之益有事造膝而語附耳而談非必商
確典籍諮詢時事也故博通之士阻而進就之
徒狎矣

宋璟在位有薦山人范知璿文學者並獻其文
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佞諛山人當極言
讜論豈宜偷合取容文章若高自宜從選舉求
試不可別奏此真宰相舉動也朝廷設科目選
舉以待天下之士猶有奔競嗜進之徒巧竄其
中不可禁遏若復別開倖門以長澆競則士之
冒沒廉恥以求仕進者將不可勝數矣武韋之
後士風已偷非璟持正其流鮮有知邪正之辨
者璟亦賢相矣哉

古者父在為母服朞武后改服三年開元中盧
履冰褚無量請復其舊諸人爭論連年不決行
之各從其意夫禮有壓降其義甚深然非人情

也怙恃之恩等於天地而人子之服乃有所隆
殺其間聖人制禮之初恐不如是殆習禮者過
爾夫意有出於私而其法則公人有至邪而其
事合於正者君子有取焉

宋璟蘇頲為相獄多滯民間怨之優人作魃狀
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
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
不得不出玄宗以為然遂罷二相夫二公賢相
也一舉不當未必召災而以優伶之言遽至於

罷不亦惜乎近世政尚嚴切每省決獄動至數
十以盜捕獲者不在是數已而改以輕典至十
年不決獄水旱之災幾無曠土魃當為誰出

邪

開元十年勅宗室駙馬非至親毋得往還其卜
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此蓋有為而
發宗親之禁頗涉傷恩非睦敦之道至於卜相
占候之人不交官長此良法也公卿大臣事當
避忌占相問卜欲以何為平時訪問休咎計筭
得失其於形迹已為不雅至若挾震主之威處

履盈之勢而猶從卜相之流占視休咎卒遇捕
陷可至赤族顧平世不覺爾近世卜相之流假
托朝貴乞丐四方滋弊耗財不可枚舉議者屢
形奏牘備加防禁乃竟無慮及於此者亦未見
古人成敗之已事耳

貞觀間張萬歲掌國馬蕃息至七十萬匹開元
間王毛仲掌馬蕃息至四十三萬即今隴右監
苑之地也後世牧政不修圉人虛設至歲市夷
馬苦於無用古今相越何甚遠哉

玄宗恐吏部選試不公乃分為十銓以禮部尚
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制將軍遽召入禁中決
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與吳兢疏諫以為萬
乘之君下行銓選之事已而停止玄宗此舉可
謂不知體矣六曹之設如人五官視聽持行不
相為用耳而不聰當治其耳不當以目聽目而
不明當治其目不當以耳視况欲以元首之尊
代股肱之任哉

古時宦官有妻高力士娶呂玄晤女為妻呂氏

讀史漫錄 卷之七
卒朝野致祭自第至墓車馬不絕是也宦官有
子張讓得罪向子婦叩頭請於太后是也

蕭嵩數與韓休爭論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
卿何為遽去對曰臣蒙聖恩待罪宰相富貴已
極及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
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此數語者可為人臣
知止之規矣世有主上已厭而不肯求去者視
山梁之雉何如哉

蕭嵩以韓休恬和謂其易制故引之入相及與

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嘆曰不意韓休
乃能如是史稱休為人峭直不干榮而嵩以為
易制必其內有執持外無圭角故也夫內介而
外和守方而履員此君子之所以不可及而璟
亦不知也及其當事乃嘆賞之使休不為相璟
以為何如人也嗟夫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士之自
見於世良亦難哉且夫權寵之臣有所引用無
不欲其同心然士人立身行己自有準繩豈以
一日之知而喪平生之守必不然矣休亦賢哉

劉秩論私鑄曰夫人富則不可以賞勸貧則不可以威禁此名言也故善為國者操羸縮之柄以制利害之權使其上不至於不可賞下不至於不可刑故私鑄之禁不可弛而坑冶之利不可開也

唐初以考功員外郎掌試貢舉後以其位輕不能服衆始委禮部侍郎然其體甚輕去取之間請托公行曾無愧畏有以公主傳教而得狀首者有偽為吏人齎書冒自見者士之進身幾如吏

卒何以責理化哉

開元二十五年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有鵲巢其樹百官以幾致刑措上表稱賀玄宗歸功宰輔李林甫牛仙客賜爵國公一鵲巢之應而疏三公之爵可謂誕矣以此為招鳳凰集獄院何碧梧之敢棲

李林甫附私武妃譖殺太子因勸立壽王上以肅宗年長猶豫未決寢食為減高力士乘間請其故因曰大家何必如此虛勞聖心但推長而

立誰敢復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大計遂定林甫惠妃表裏相應已成奪長之謀非力士一言決策則開元之末禍起蕭牆不至天寶而亂矣若力士者豈非閹尹中之賢者乎肅宗既登宸極以李輔國之譖使之播遷而死可謂以怨報德者矣

李林甫牛仙客同為宰相林甫為吏部尚書總文選事領隴右節度使仙客為兵部尚書總武選事領某節度使內總選法外領兵權將相之任於是極矣房杜姚宋以來有此勢位否大臣權位太隆即非治平之象歷歷可徵

漢至武帝唐至玄宗如四時之有夏如一日之有午極盛時也其時郡國殷富帑藏充實國用豐衍物力煩鉅而人主之侈心浩志因以成焉漢以虛耗唐以播遷而大運亦從此衰矣盛夏之後繼以收藏亭午之餘繼以篳箕天時氣化盈虧相乘蓋有莫之為而為者也

天寶元年置十節度使以備邊安西北庭河西

朔方河東范陽平盧隴右劔南嶺南凡鎮兵四十九萬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天寶元年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函谷關尹喜臺旁求得之改桃林曰靈寶即今靈寶也明年清河人崔一清復言見玄元呈

帝於天津橋址云藏符於武城紫薇山遣使求亦得之即今武城也於是上元玄父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又奉臯陶為德明皇帝以其為李姓所出也道家者流撰述無根之語以欺世主以玄宗之博洽胡不引史傳以考之夫上御大夫周官無此名也史記老子傳叙述參差不甚了了其在當時已無可證據如此何有於千年之後而復知先天太皇之官者邪老子曰天下有道其鬼不神使老子屢見神異以示世

則其鬼神矣豈所謂萬物之始邪

周興來俊臣用事於武后吉溫羅希奭用事於
林甫縉紳大臣駢首就戮不啻草菅刑濫政失
未有甚焉者欲無亂亡其可得乎

李北海才藝出衆盧藏用嘗語之曰君如干將
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爾夫有干將莫邪
之利而不虞缺折則步光承景之流也幾於上
智矣

李林甫以楊慎矜附已引為羽翼凡林甫所欲
排陷慎矜皆為羅織已而漸見寵任復為林甫
所忌王鉷遂搆其罪至於誅死其文致之由則
以祈禳事也慎矜以父墓田中草木流血因術
士史敬思設道場禳除旬日血止因以羨婢明
珠遺敬思敬思載婢過貴妃姊柳氏樓下為柳
所奪以獻上問所從具以實對而鉷因此搆之
以阿林甫故慎矜不免為技藝之流妄談禍福
不可輕與之接若此事者可以寒心矣

李林甫權寵既盛其子岫嘗以滿盈為懼一日

從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
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
如此將若之何楊國忠亦謂人曰吾本寒家一
旦緣椒房至此未知稅駕之所此李斯所嘆也
自古權奸受寵處盈履滿於倚伏之機未嘗不
畏但勢不可回爾然使平心順理奉公守法明
無人怨幽無神譴夫何滿盈之累

唐初宰相皆以德度自處不事威勢驕從不過
數人士民或不之避至林甫為相自以結怨已
多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為左右翼金吾靜
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凡唐詩所誇宰相鹵簿之
盛皆起於林甫也其後武元衡被刺增置衛卒
其時則不得不然矣大抵將相大臣權寵居位
在開國時輕在末世重在太平時輕在艱難時
重在一統之世輕在偏安之國重在中國輕在
外夷重自漢唐以來名公碩輔其權位皆不甚
隆可考而見也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乃奏文臣為將怯

當矢石不若用寒酸胡人必能為朝廷盡死於
是祿山遂領節鉞諸道節度盡用胡人精兵皆
在北邊而安史之亂成其故不過林甫固位之
謀爾一念患失傾人國家如此鄙夫可與事君
也與哉

漢時以殷後為殷紹嘉公周後為周子南君唐
時以元魏之後為韓公宇文之後為介公隋之
後為鄴公謂之三恪後有言者謂唐宜承周漢
以土代火周隋皆閏位不當以其子孫為二王

後乃求殷周漢後為三恪而廢三氏之爵
時猶有古風開元以來此禮不聞矣

天寶故事楊國忠本張易之之子也易之承恩
武后每休沐歸第詔令居樓上仍去其梯毋恐
張氏絕嗣密令女奴蠙珠上樓遂生國忠史云
易之甥也當其用事時奏雪昌宗兄弟復其官
爵云云所傳不同揔之淫妖之氣鍾於一本壓
孤箕服匪田人興厥有自矣

唐睿宗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入道為女冠以

資武后冥福即金仙玉真二觀也唐詩二主山
池奉和應制皆有遊仙之詞以此睿宗割愛女
之恩以報其母則誠孝矣高宗在天之靈不當
資福邪抑以武后之靈當受果報而為憾其罪
也不孝不經莫甚於此

讀史漫錄卷之七終

